

文 282.48/2

36

:7-12



學源堂文集卷之十二目錄

題跋

丁野鶴年譜圖跋

顧見山畫冊跋

張氏一門殉難錄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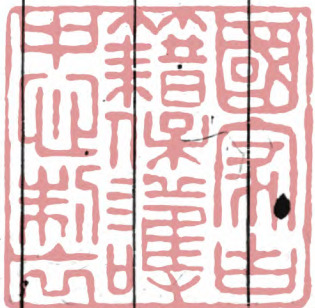
鄧元固手書太上感應篇跋

書明大學士王毅愍公文禮部尚書王安簡公

宗彝傳後

書劉止一將軍傳後

書江南慕鶴鳴撫軍請捐逋賦疏後



題劉孝子卷

書嘯堂和尚冊後

書沈繹堂卷後

范箕生五十六家詩選跋

學源堂文集卷之十二

清苑郭棻快圃著

題跋

丁野鶴年譜圖跋

野鶴名行海內稔知大紉負才而不得志於時者也
歿已十餘年矣余嘗憶其人而不可得歎惜其生平
大畧無所傳癸亥秋其子慎行持一卷示余曰此先
人年譜圖也初謂其子圖之也及展閱之廼野鶴自
爲圖者嗚呼異矣夫古人有自著年譜者不過述其
歲月梗槩爾安有所謂圖又安有所謂自爲圖野鶴

學淵堂文集卷之十二
一生坎壈半世汗漫曾未聞其能畫繪胡爲而有此也然以余意追舍野鶴之意信新圖之果出其手也何以知其然耶昔殷高宗圖傳說矣麒麟閣圖霍光等十二人矣凌煙閣圖李靖等二十四人矣野鶴誰與圖乎無爲圖者不難自爲圖蘇子瞻常爲蕭何等贊矣野鶴誰與贊乎無與贊者不難自爲贊嗚呼異矣亦豪矣因慨夫漢唐至今纔二千年所謂麒麟凌煙者安在耶野鶴斯圖使子若孫克保手澤世世藏弄之不猶愈於巍峩輪奐金碧丹青者耶

跋顧見山畫冊

華亭顧見山與范忠貞公壬辰同出於桐城程太常之門官水部時意期洽比相引重者不獨翰墨也見山工於畫數作大幀以貽公公曰尋丈固佳弗如盈尺爲可久見山復爲作擬古十二頁公受而弄之每當天氣晴和輒爲展翫遠出必攜癸丑總制閩海藏書篋中比耿精忠作逆牙門不守圖書散失意此冊非煙草委則瓦礫零已壬戌癸亥閣公之從子時習作令閩中行見侯官市上有持畫冊求售者取之爲公舊物潛然不自禁以十二金贖歸公之弟若子人

琴與嘸愴然久之時見山亦作古人此册失而復得
奚啻二公之更生於人間世也丙寅公之第五弟彥
公出以示余屬跋册末余撫而鼻酸人琴之嘸亦何
殊于公一家人耶擬爲題跋數作數止丁卯正月瀕
歸俶裝念畫册之得而失失而復得若有物焉護持
之作合之者然始信翰墨之於人亦既重矣跋而歸
之於戲公天壤間不朽人也此册寧有朽乎此册無
朽見山寧有朽乎浸假而此册或有朽時余之覩縷
百數十言莫亦泯泯焉同歸斷殘也乎

張氏一門殉難錄跋

吾邑張光祿二酉先生一門殉難錄讀者靡不慨以
獻意千百里外千百年後必有執卷流連想見其人
而不得者余與先生同時處同里甲申同患難目
擊而心傷之竊以公之大節傳矣使其貌言不傳無
以慰夫來許是亦後死者之責也公行二與伯兄進
士元美公及四六兩弟同日殉節何以特標公耶大
凡古今節義之事固本於性生實成於激率當時一
門惟公最貴顯一郡亦惟公最忼烈居平兄弟講求
必有獨倡大義之語外人安得知此余方弱冠列諸

生中枕戈城櫓得與公俱者浹月風采言論迄今猶如昨日也何能已於追述也耶公身不滿七尺面方而皙鬚眉秀朗音吐如鐘方戒嚴時城外有自京師脫難至者傳言都城十九日不守莊烈帝殉社稷聞者面如土守志幾墮公淚數行下奮袖拔劍矢衆曰道路之口安可遽信羅彥唯有一死以報君父爾促守埤卒亟放礮擊賊聞者大奮一郡之節義非公激而率之以成耶元美公頽然而長美鬚髯衣冠龐偉腰佩大刀不甚談論顏色獨慘城破之前一夜或問曰公多讀書能識古今事脫不濟吾儕於義何居公

曰了此安用多讀書止見危授命一語足矣余聽之嘆服彌日洎公遇害余且目睹及今溯昔心膽猶寒也文學公行四體貌次光祿面微狹清挺似之武進士行六體次元美公短於視力能挽強射復及遠遘亂時義形於色當元美公調戰守時恒遜於光祿公謝不敏元美公曰弟爲國大臣今日之事誼當力任詎家事耶何讓爲光祿公輒身先焉一門之節義亦公所激而率之以成也嗚呼光祿公一身而一郡閭門之烈節皆賴之以成是安得不特標公也余讀崑山歸君玄菴之序而跋其後竊竊然必詳其貌言者

學源堂文集卷之十一
將以慰夫後之執卷流連而想見其人者也

鄧元固手書太上感應篇跋

自世之崇奉太上感應篇也釋者演者刻鏤而圖畫者不勝其脩以精散布人間率束之高閣不復省覽求其晨昏誦玩百不得一矧遵循而力體者乎或以爲不力體故不誦玩抑知其不誦玩故不力體也刻鏤易淪于稗編圖書幾等于繪譜勸善者於是乎窮矣稼部瀧江鄧公慨乎其有感也久矣公學書二十年遠自太傅右軍近暨華亭歷下靡不剟心編苦盡得其妙誠八法之大成已因念古人所傳者片言尺幅居多厥蹟甚簡其淪逸也亦甚易至若間疾弔喪

學源堂文集卷之十二
之詞尤爲下士所避忌而人傳戶誦者惟佛遺教經
與聖教序耳不第龍跳虎卧可以遠被天壤而金繩
寶筏且可流布塵寰詎不偉哉于是取感應篇藝都
梁研險糜染毛穎矻矻窮年載諷載書輯而成冊行
以勒石揭而傳之凡今之人容有不知書法者有不
知善惡者乎容有不寶善言者有不寶名書者乎公
之書傳太上之善言亦永太上之善以永公之書法
又不止于如佛遺教經聖教序矣余故樂讀而跋其
後

書明大學士王毅愍公文禮部尚書王安簡公

宗彙傳後

東鹿王子性常梓其先人明內閣大學士毅愍公禮
部尚書安簡公兩傳成以示余受而覽之未終篇不
禁撫膺而嘆曰甚矣國之重有賢臣家之貴有賢子
孫也毅愍公歷仕五朝名重陬澨猶宣中外跡其生
平忼直弘亮古之名臣殆罕其儷徒以蜮沙射中蛇
影流疑幾幾乎莫以見諒於天下後世而野史飲章
復多附會通紀採之失實愈甚使其子若孫皆舛陋
淪胥弗克嗣乃家聲也斯亦受譏千載已耳賴有安

簡公歷險涉艱志氣弗挫登高第官曹郎始得白其事於朝詔復本官加大保諡曰毅愍不賢而能之乎按諡法剛果曰毅在國逢難曰愍公之心蹟勲猶瞭然明白矣余嘗讀史至此既疑且歎曰公官御史則見重於顧佐居揆席又與于謙同死初終皆表表也何中間獨汶汶耶及讀安簡公疏始爲釋然不賢而能之乎安簡公孝子也學人也獨以特賜舉人一節論者遂爲璧玷甚者掩其瑜摘其瑕刻薄之道乎況宦蹟歷歷終諡安簡豈當時皆絕無公論乎頃余修三輔通志欲專立一論窵而閣筆者以其援據家傳未可信衆也今性常以太學授福建南平令梓其家傳以行是毅愍公之不自白者白于安簡公安簡公之不自白者又白於性常矣詎不賢哉於戲士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本末人言何可遽信觀于此則二十一史安知不亦猶是也

書劉止一將軍傳後

劉止一將軍來遊吾里時已息機風塵二十餘年所
深自歎晦不欲人知獨與金石菴相過從石菴亦寂
寞人也東陵故侯彭澤逸令相視莫逆輒樂新知自
道生平各不相掩石菴退而筆之於書以爲傳畧其
無諛辭可知也將軍無飾辭石菴無諛辭是傳也誠
實錄也矣今天下而有無飾無諛之人之文豈不大
可愉快哉

書江南慕鶴鳴撫軍請捐逋賦疏後

於戲此江蘓巡撫中丞慕公請捐下江逋賦疏也予
讀之而重有感焉東南財賦甲天下自昔云然志盛
乎抑志感也考古九州志揚州爲澤國沮洳斥鹵人
滿恒爲患禹貢所載田下下賦下上惟錯上爾而瑤
琨篠簜齒革羽毛貝織橘柚之屬皆曰錫貢非維正
也所云財賦甲天下者殆謂近代之三吳乎古吳國
西北起揚子東南訖錢塘四履延袤幾千里姑蘇雲
間毗陵纒什之三何以賦稅之額多至三百萬石有
奇耶說者謂宋元時平江路徵僅二十萬石明洪武

初張士誠負嶠最久括所據州邑金粟供十三萬師
畝科七斗二升箕歛重明太祖平士誠惡其地效順
不早按舊籍賦之示罰也豈其然耶考洪武初姑蘓
民地正供畝不過斗餘吳江崑山嘉定及杭嘉諸郡
邑多士誠部將采地租而不賦者至畝課七斗二升
太祖因而籍之爲官田募民以耕踵而責之租租重
非賦重也建文帝嗣位悉令變價編入都里田非官
而民矣永樂靖難一反建文時所爲奪民而官額租
載益徵輸故常不及額成化時周文襄公枕撫吳憫
然念之上均賦之議官田民田槩畝賦三斗六升謂

衆擎易舉也當時雖恩怨互出而會計特優數傳而
後浸尋附益又不止於三斗六升矣吳民益以劫萬
曆末年歲有積逋司計大抵以六分爲考成官其地
者不甚急催科也順治二年王師下江南三吳旋
入版圖非有抗拒如士誠者賦亦依然損益之謂何
耶嗟吳之氓大有尙可輸將歲一不登其能掬江流
而填箕斗乎積逋至百有餘萬良有由矣順治己亥
庚子間撫吳者奮然痛治之力督之三吳紳士強半
皆落籍頰首受追呼而逋者如故是可知十餘年來
蓋詘於力非盡詘于頑詎不大可念哉我皇上御

學海堂文集 卷之十二
極軫茲三江五湖之間財賦繁猥未可輒議蠲減亟
圖清釐承宣布政使實總錢穀非甚賢且才弗克勝
任而愉快詔主爵者遷除勿泥常格于是 廷推公
由福建臬副簡畀方岳公以公輔器經濟才逾歲報
績荷 褒嘉予殊寵下江億兆戶未聞苦竭蹶固釐
剔有法亦歲屢豐也未幾 朝廷又簡公爲中丞具
愛養之心而優拯恤之力於是以積逋顛末慨切入
告得 旨蠲半民困以蘇嗚呼數百年來難釐之田
賦莫告之民隱忽一日而犁然豁然也功豈在禹下
哉迺者閩粵大用兵雲集颺馳供億浩穰率咄嗟責

辦瘴人何如也而雨暘且不時畝入以豆區計則必
取盈雖措尅不能爲功矧心乎愛養者耶一逋再逋
積久未艾檄饑者復如雨邑長吏休 令甲不得不
駢而責諸一旦嗟此鳩鵲樓祠之民什而廿敲扑非
魚竭則鴻飛病弗第在閭閻矣公憂形于色顧諸長
吏曰軍需孔棘 聖人靡宵旰臣不能悉索以應非
所以爲國民力已竭歲且游饑官不爲請 命謂父
母何於是閤閣濡毫叁沐繕疏告旱告饑請蠲請緩
疏上惻動 宸衷故不須部議 恩綸直渙悉如所
請頃余從邸抄中讀公疏僅節畧耳歎服者久之茲

復得全疏而莊誦不禁額手稱慶曰此天竺氏所謂
無量無邊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之功德耶書曰爲上
爲德爲下爲民李文靖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往
牒明良蓋一心一德也公此疏上能感動 天子非
惻勤恤蠲緩胥施下俾七郡覩髮休養生聚沐浴歌
詠於無窮爲上爲下爲德爲民何以加茲庸第思深
慮遠如文靖已耶

題劉孝子卷

余童時聞大父談劉孝子事不勝擊節嘆美之知其
爲孝子也不知其爲何許人亦不知其名與字知其
有廬墓之事也不知其有妻病不往視妻死不往斂
柩至墓而僅一慟焉之事知其爲行孝而志堅者也
不知其妻死而不再娶鰥居四十以無子終也知其
爲里所稱道而勿絕不知其時之縉紳先生以及能
文之士皆有言以贈之積而成卷也戊午夏距孝子
廬墓之年七十載矣余以守先太恭人柩廬居葦壠
茂才劉星五者幼時與余同受經於先大夫衝暑來

學源堂文集 卷之十一
眎余手携一卷問之星五肅衣冠而拜曰此先伯父
振宇公之孝義錄也有安肅鄭思成先輩爲之傳諸
名夙爲之詩胥集於是幸一言題卷顛且冀一詩續
卷尾余快五十年來耳食者而目覩之爲題曰二不
朽卷系之以詩仰止有餘思已

書嘯堂和尚冊後

噫此嘯堂和尚老而謀卓錫之地諸君子爲之勸助
者而言也和尙有絕行高德動 章皇帝之清問甚
屢館之禁內豐其苾芻 翠華時臨問難互發金貂
鶴繡綴衣虎賁環而拱聽未嘗不艷動一時謂可聲
施後世也今遂老乎老而自謀卓錫之地乎和尚雖
老道行不老也和尙雖貧道行固貧也和尙以老且
貧致不能顯其道行于今日嗚呼可傷也和尙如過
紫籞之傍遐矚慈雲靉靄法雨淋漓祇樹花生白鴿
翔舞者當日之所爲卓錫之蕉園也可望而不可卽

也于是不得不圖結一茅以退老焉矣

書沈繹堂卷後

此繹堂沈公進呈副本也玉季沅有將携歸弄藏之
余惟天壤間瑰異竊偉之物不少非久失傳獨文字
之存可千百年豈非以愛惜珍護有人乎右軍王畧
帖不數行耳於斷爛缺落中尋其意旨不第其書法
可寶也傳者乃僅寶其書法夫不寶於當時而寶於
後世不寶其意旨而僅寶其墨跡如王畧帖者古今
豈少哉

少壯

范箕生五十六家詩選跋

選詩如斷獄善斷獄者身居堂上炯智澄神堂以下
 任詭志譎情騰翻沸溢靡弗片言可折情偽無爽不
 寧訟者情平而觀者咸快此非有畸術异能也其所
 處者高也躋泰山而九州如列高則明望吳門而馬
 練立辨明則斷持此而衡藻曩今甄敘風雅誰曰非
 宜若夫雌霓未識手握丹黃非以耳為目則以目炫
 心身不能處堂上焉能辨堂下是非乎無惑乎騷雅
 益墜而蒐置難憑也箕生范先生沉心百代耽情四
 聲其所為詩高嚴雋藻自造天淵仰往無徒頰來難

接匪棘堂集光異曄曄震旦公珍矣迺家居以來門
有雀館庭無履痕巢書連楹窮年深鍵取晉魏而降
大家之詩諷章吟句咀字叩精得五十六家皆趁景
跋燭手自抄集逐繫以言殆緘枕爲秘予以比戶燕
邸閒得坐春談涉吟咏卽塵尾欲舞因出所爲大家
詩抄以示約其所選不殊于平昔所論也先生論詩
貴高潔而賤膚弁尊淳蓄而卑浮襲喜研奧而惡滑
薄自勉勉人胥持是說非伊朝夕矣故其窮高極渺
見于自著崇雅黜浮見于茲選真是居高斷下靡不
愜理徵情其爲功風雅實深且碩也嗚呼此集出而
李本寧南北之論吾知其帖然服矣謹跋

學源堂文集卷之十三目錄

啟

賀大名成相國座師七十壽啟

公舉李文敏公入郡鄉賢祠上中丞金孟求啟

請奉高陽李文敏公入郡庠鄉賢祠上太守啟

迎賀張孝廉啟

文會啟

祝霸昌道黃元起少叅啟

學源堂文集卷之十三

清苑郭棻快圃著

啓

賀大名成相國座師七十壽啓

伏以三台臨帝座北極暎南極之輝二月闢天門
星連壽星之位元宰元由於夢賚夢錫厥齡上公
溯於嶽生嶽視其爵海屋方盈七十崑丘正啓三千
恭惟某公道岸籠嵩德淵貫澣喬木蒼雲聯百里世
卜金甌寶田紫氣聳千尋人登玉局文章莫大于天
下士林歸泰山北斗之尊品望允冠乎寰中朝廷

重霖雨鹽梅之用百辟爲憲三壽作朋勲名介晉滌
之間鑑湖遂乞詩酒與白劉爲侶綠野常開穉圭亭
號晚香蓋謂晚節之超邁也寬夫堂名衆樂詎如獨
樂之孤騫乎古蹟盡在于天雄高寄何殊乎粟里况
也人龍文虎謝庭之玉樹菁葱且而牀笏巷珂萊子
之斑衣綵繡頌升恒于日月知福歛箕疇配悠久于
乾坤冀壽增華祝適茲濯龍浴燕之候正當懸車賜
杖之期普賢佛生碧桃隨天女而散老人星降青鸞
寄仙客之音甲子之餘更輪甲子絳縣屈指而弗已
貞元之下再起貞元容成衍曆以無疆誠雅云第祿

爾康亦書謂天壽平格者也某等同稱桃李久潤宮
墻翹首望龍門宛在襟山帶河之際羈身慙蝸角徒
勤坐春立雪之懷雖小子嘗問伯魚不過聞詩聞禮
猶遠人之欽司馬僅能咨歲咨年頃傳西母有書來
定酌九霞于潭潭之府乃念南山須酒逋遙貢千日
千秩秩之筵蜚赤鯉而脯黃麟莫用向仙翁乞鬱倒
潘江而瀉陸海乃共倩才子含毫合三不朽而成章
祝永難老而得錫伏願五百年過去五百年未來鹿
野苑之說無虛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漆園令之
言非寓自是丹顏黃髮一飯不忘君恩將來鶴繡

學淵堂文集 卷之十三
犀輦萬石遞聞子貴雖斯文爲游夏不能贊而世家
自孔李之恒通矣

公舉文敏公入郡鄉賢祠上中丞金孟求啓

竊惟古君子疾不名揚屹爰須乎後學鄉先生祭於
社崇禋端賴乎仁人故大行大名細行細名類林自
有公論而一鄉鄉善一國國善尸祝宜在通都品雖
異地而不移固無俟于溢美報則因人而加進實有
待乎申求伏惟高陽文敏李公光嶽大人扶真正氣
治心之學高揖閩洛之間匡國之功遠踵伊周而後
溯自釋褐登朝經術有啓沃之功以迄衮衣作相猷
爲皆補浴之功天爲宗祏而生國有柱礎之倚迨堯
節構而婦寺威熾獄起黃門乃京貫聯而縉紳骨澆

毒深白馬柔者習首鼠之妙剛者冒將虎之凶嗟乎
非决裂則披靡誰向中流作砥既小心須大膽何難
入火不焚當爰立之初曾屢辭不允思安漢者勃也
志量豈讓乎絳侯慨變唐者周乎功名當希夫梁國
于是左顧右盼岌岌伸孤掌以繫乾坤夕惕朝乾斤
斤向一星而留日月璫方飾太平以亂鹿馬也公曰
縣寓未寧璫方御天憲以肆膝淵也公曰威福勿藉
美新之論幾以告之寢廟得公力執而未行上公之
祠直欲侵彼辟雍賴公顯斥爲不可况其撼搖椒壁
先中渭陽子不得佐父難母數言真是至言且而覲

覲桐封故優敘賚臣何敢以罪冒功一語破其百語
履虎尾而不啞總由正氣服人遭蠅點而無汚儘費
赤心遠害當熹宗大漸高宣皇五弟之名何殊呂端
捲簾迨烈帝初登急陳時十事之章無異仲山補袞
方倚毗之持重乃謙讓而未遑歸去來兮疏半年而
六上吾志决矣腸一日而九迴鐘簋奠而買山何用
園開綠野社稷安而去國無須詔佇銀青手還黃幄
以金甌身返白雲之珂里建家廟而推恩廕大都孝
友之餘闢黨塾而建義倉無非爲善之樂洵可謂聖
賢之正學實堪稱天地之完人在國乃一世之星雲

居鄉則三輔之嶽斗也故黑頭解組九齡風度尙勤
楓陛之思而白日乘箕八百孤寒齊下崖州之淚使
九原之可作雖千載其堪從向在顓頊氏之都固享
春秋之奠獻今於范陽郡之序宜分俎豆於宮墻某
等因景仰之彌殷敬率從而上請伏乞台臺俯鑒輿
情特崇郡祀垂金言於末簡卽與許汝南之隻字爭
光祔木主于大庠可同郭有道之豐碑無媿矣

請奉高陽李文敏公入郡庠鄉賢祠上太守啓
竊惟古者專祠所以報德從祀所以勸嗣考之特牲
曰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
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漢元始四
年詔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蓋祀當代之名臣也
魏建安中遣使以太牢祀漢橋太尉東晉寧康中祀
臯陶于律署蓋祀先代之名臣也披覽遑牒景跋曩
賢凡厥德弼倫教俎豆用馨於廟廡功臣宗祏烝嘗
式右于瞽宗實懿且舊已矧祖述孔孟道覺來儒伯
仲伊周澤芑文子國牒載其勲庸家猷垂茲景僕麟

麟而炳炳者乎伏惟高陽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中和殿大學士前光祿大夫左柱國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保李文敏公諱國楷者降神兩嶽拔萃九河少有偉人之目長勤君子之修弱冠登朝在帝左右昌期叅政坐殿東炎黻黼蔚潤色之猷燮諧資啓沃之助蓋星鳳羣瞻而嶽斗胥企者已迺遭時弗淑媿構於節唐幾爲周腸剛者一擲而玉碎骨脆者兩端而波靡公舊學小臣慨然以周勃狄仁傑自許此其期抱何等也讀公謝爰立表云妄意名節之重絕無恩怨之嫌身欲曠然立于四虛

心欲卹然周乎六幕殆與古人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之言異代同揆也比璫方粉飾太平以罔旒黠也公則入告曰天災物異縣寓未寧璫方樹幟植黨愛憎黜陟也公則入告曰舉世無不可用之人而不必同於已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不必有其功璫方擅威福攬事權也公則入告曰恩威出於明主或藉之以行私職掌隸在諸司或干之以行意璫之危戚腕卽欲以撼宮闈也得一言而議沮璫之侯孽卿卽欲以徼王封也賴公力持而不可美新不果於告廟顧命未及於刑餘何其屹然凜若也耶孰

意宵人喪魄轉圖點璧以青蠅于殿工成而敘賚則首及公甘鎮捷延綏捷錦州捷而敘賡俱首及公公乃一辭而無不辭璫無由遂其娶結之計矣昔漢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之汲長孺淮南之謀以寢公洵無媿歎至若雪強項之誣格辟雍之祠一所謂不激不隨潛移默運者也尤可傳者熹宗大漸時魍魎爛爍虺蛇譖誦伏機待發公一聞諭傳皇五弟之命卽大聲宣揚直徹外庭不翅列缺當空羣陰唐喪矣功豈在呂文惠捲簾審視之下哉崇禎之初極譴褒卹天下威服方且倚重元老公乃決意乞歸朝廷畱之

愈愍端揆去之愈懇疏六上而非瀆恩屢加而畢辭嗚呼公豈甘荼遠膩矯焉出此哉蓋以非昔日之艱辛誰與撐拄宇宙無今日之決絕末由暴白肺肝去就總是苦心爾迨歸田奉母尤傷陟岵之瞻斥祿瞻宗極篤行葦之誼午橋之營敘綠野之徜徉又非所云矣統惟我公其行已也孝友嫺睦溫恭沉摯其事上也精白篤裝明彞艱貞學術本于往哲先賢事業合乎大人君子洵近代所孤行而方州所罕覲者媿著家乘芬流國史蓋不容贊一詞已伏念古云鄉先生没而祭于社抗古風今猗歟盛事已於去年公請

崇祀本縣鄉賢祠中又念本府鄉賢祠凡歷代以來屬邑之名公鉅卿高節碩德俱經彙祀公輝映往喆標廉頑立懦之風垂裕後昆振輔國庇民之業上庠允宜大烝後學敬爲公請伏惟俯徇輿論轉達憲台知崇功報德公私必有同心庶繼往開來鄉國聿成大典名教之光也斯文之幸也

迎賀張孝廉啓

伏以天香飄月闕今年桂萼重開帝里薦賢書此地龍媒鼎立誰坐鹿茸之左席試看柳畔之雙星恭惟足下日邊闕闕天下文章筆吐江花佇奏凌雲於丹鳳箋奪宋錦先占扶鸚於青綾穿雲表而登雲人傳祖孫父子揖蘂淵以擷蘂士萃伯叔弟昆翩翩真是榜花奕奕洵稱相種僕輩誼猶桑梓親比葭莩廬山夢裏見明星知伍喬及第睂阜年來多瑞草應蘇軾登科矧張華在京兆之間且珂里近北平之右不勝雀躍同展燕私敬蠲十三之吉辰恭賀五百之名世

伏冀仙客駕從瀛島出快觀青天孝廉船自由江來
忻瞻紫氣賓主皆三輔幸此日聚井可占臚唱第一
聲願他年彩雲再現

文會啓

竊以三年論秀讌歌鹿野之香萃十載窮經夢折蟾
宮之寶樹顧欲扶搖而上尙宜摩厲以須吾郡古號
南燕今爲右輔地先天下文學傳鉢于二程人近日
邊才儁希蹤于八凱濟川稊鼎實多降岳之奇吐鳳
雕龍詎乏揆天之采京兆秋來行挿棘丹黃甲乙載
選學士之青錢羣賢寢裏叶搏羊箒組英華定壓詞
壇之白雪某林間逸叟豈敢論文山下來人或能識
路願集韓歐于四座式觀班馬之三長約以五日盍
簪必也七襄成錦以文會友雖非靖獻之先賚同道

學源堂文集 卷之十三 九
爲朋聿是追琢之利器桂子黃乎庭樹暎花管而香
流蟬聲噪彼夕陽報雷門之浪起咸肅爾而有待冀
惠然其肯來

祝霸昌道黃元起少叅啓

恭惟台臺道岸聳崑德源弘濟學淹十庫瑯環與响
嶠輸奇才麗三都錦繡並珠璣奏美家聲聯喬木鹿
溪平而世有公卿國冊疊香名風石靜而人多忠孝
五經奕奕衆推江夏之無雙千頃汪汪特標慎陽之
難量東南梓杞自凌漢而干霄閩越珊瑚且沐日而
浴月 天子 用爲舟楫國家顯藉作屏蕃分斧鉞
于扶風股肱右輔建勳牙於上谷鎖鑰北門報政已
及三年流恩何止一道迺者清風捲析木之野銀山
與玉水偕鮮甘雨沛益津之郊鐵柱共金鐙並潤人

在春臺上衣五袴麥更兩岐物遊化日中絲八蠶牛
常二學冰心湛湛餽魚不受安用懸魚霜簡稜稜逃
柱難藏無須破柱自是歌流輦下因而頌溢蘆中南
有臺北有萊豈讓詩人獨雅名曰父杜曰母莫使漢
史單傳欣茲中和令節之平分恰是虛淨真人之始
誕神從崧岳下曾聞龍躍天門雲向仲春書應觀桃
開雨社交梨火棗移來總是尋常元鶴青鸞駢至斯
云奇特梁山之峯六六各有仙踪黍谷之律三三莫
非佛土合兩地以介壽綿千載而無疆某夙欽山斗
之儀熹福曜輝煌于箕尾叨受樾華之蔭快仁霖滂

沛於幽燕萬口成碑尚名言而莫罄三多爲祝期福
艾之有徵伏願戩穀升恒洪疇斂錫老人星常懸天
上海屋之籌滿滄溟君子澤普被人間郇伯之膏環
紫極維茲野芹之獻手亦如春酒之介眉倘希莞存
曷勝榮藉

學源堂文集卷之十四目錄
書牘

上明大司馬書

代范胄卿都統上趙君鄰總制書

代莊藩通和尚書

答多學士書

重修聚奎樓上方秋潭太守書

上于振甲中丞書

寄邵凌玉書

答魏善伯書

學源堂文集卷之十四
上于振甲中丞書

上于游甲中丞書

上于游甲中丞書

上于游甲中丞書

上于游甲中丞書

學源堂文集卷之十四

清苑郭棻快圃著

書牘

上明大司馬書

頃者因兵餉不敷議節冗費開納事例權宜濟急無所不可獨裁八旗官俸兵糧有當斟酌者八旗之官職任部院者少或管兵或閒散大族富室屈指可盡其餘皆衣食僅足者耳安常處順之時日用有費親戚之往來有費吉凶之事體有費儘多難已之需別無治生之策所賴者惟本官應得之俸祿爲養廉之

資耳况時當用兵卽身不從戎有披甲之家人有切已之親友資助應酬更各有費多方稱貸以應急需亦惟望關領俸銀以償債負一旦裁減費將何出債將何償恐不言而有憂色矣夫八旗爲根本之地世職皆勲舊之裔何可令之鬱鬱愁嘆也議者必以裁俸乃滿漢一體之事不便異同不知滿漢未可一槩論也漢官員數不多家鄉近者米糧土物可以運送充用否則家眷可以回籍也僕從可以減退也且有告病告假之例其貧窘無聊者借此歸里假滿來補不致坐困長安八旗之官立朝卽是居鄉家口何處

去僕從不能減有親有友費用不貲情勢有不同也有何嫌忌乎至于旗下兵丁月餉裁去後加之一兩亦當斟酌當初加餉之時自然懽聲雷動叨惠十餘年來遂視爲本分應得之數矣况兵有新舊之不同誰肯曰此係分外所加應當裁減者乎太平之日尙加餉多事之時反裁糧非所以鼓勵六師之法也聞出征之時兵丁多借貸治裝去後養贍妻子交給利息總以月餉爲支持裁之豈不彌苦乎當事議及于此只因兵餉不足生財節財一時並計不遑熟慮耳然而天下尙有可節省者請舉一二言之河工之費

歲以七八十萬或五六十萬計祇因漕運爲重故不
惜金錢今江楚之漕糧難完矣江浙兩省除畱充兵
餉外起運者少但當於大決口處如清水潭七里溝
之類不得不修其餘小者如荆隆口等堤歲修小修
費亦千百有修之名無修之實無關緩急儘可暫罷
至於縷水夫挑淺夫等役就中大有虛冒減之不妨
也卽如天津淺夫自五年前因勞于新一案停其工
食歲止半給至今未復未嘗聞有悞漕運者可見從
前皆糜費也此中十減二三便省數十萬金不勝似
區區于十兩五兩之欸項乎更有可撤減者每次出

兵俱有滿漢中書供事吏員隨營差出者滿漢三十
餘員供事五六十人人有口糧馬有草料每官一員
月費四五十金不等每一供事月費一二十金不等
此何爲者乎近日各處俱有親王爲大將軍一切
奏章文移皆歸于一中書供事安坐省城月支糧草
真冗費也何不一省只畱滿漢各一員隨從親王
餘者皆撤乎撤一員歲省五六百金通盤長算節省
非少更可節省者又莫如隨營候用之官也地方尙
未恢復官員豈非虛設何必令之羣然相從支費口
糧乎卽恢復之後地方需人在外委用無不可者順

治年間開闢湖南四川兩廣雲貴何嘗預帶官員也
此亦可節省也凡軍中不甚緊要之人有類于此者
皆可裁撤若夫生財之道又有可酌行者開事例不
過一時之計耳國家生財貴乎有源制用貴乎不匱
圖目前不如圖久遠也今有二說焉一爲廣鼓鑄向
來各處錢局停止鼓鑄無多總因銅貴費煩于公無
益耳爲今日計當改鑄大錢或一以當五或一以當
十增局廣鑄官俸兵餉對半支給辦買諸物照時價
作銀支用無有不行者用錢即可省銀省銀即可充
餉此真有源之利也向來苦于銅少採買不前不知

天下最多莫如銅因僭用雜用不知禁戒故日見其
少耳請下一令有職之家許用銅器凡無職庶民一
槩禁止如銅盆銅鎖烟帶紐扣之類槩不許用違者
處治再下一令曰無論官民有捐銅萬斤及數千斤
者作何敘錄銅器有禁而銅自餘捐銅有例而銅踵
至將見三四月之間未有不堆積如山者何患其少
耶再察明洪武時因兵餉不足造鈔充餉其制用紙
爲之鈐印三顆作錢一貫僞造者斬官以行之民民
不敢格民以輸之官官不敢拒上下流行片紙遂成
國寶行之百餘年國用充裕然後議罷載在史冊可

考而知也今何不做而行之乎如行寶鈔更有簡易之法明制用紙易于損壞壞則交官換給事最煩擾且開局招工設官用役又費公家物力今議于江南蕪杭織造局中頒給式樣織成緞綾紬絹四樣鈔片週圍織龍四條中間空白戶部刻板印字印鈔兩面緞者作錢若干綾紬絹以次差等使民間易于行使凡官俸兵餉及賞賚買辦等項與銀對半支用民間納糧官亦對收直省解部戶部亦收收而復發勿使停畱如有損壞官爲換給緞紬質堅損壞者少不致繁難也行鈔一事議者必以爲難必以爲不便於民

天下事行之得法難者可易行之非法易者亦難民如不行作何議罪官如不收作何處治寧嚴于官勿嚴于民上下流行安有不便此皆經久可行之道也至於開礦之說有害無利往代俱有覆轍不可輕舉迂腐管見其畧如此就中詳悉非筆可罄伏惟採擇

代范胄卿都統上趙君鄰總制書

頃聞節鉞按閩知清風惠雨百爾威懷從此海不揚
波長城可倚 當宁釋南顧之憂矣怵慶弗寧澤國
也曩者某待罪江東庸劣愚昧有愧中軍非仰荷旂
幟隕越不識何似解組歸來拜先太傅膝下備述雲
天闔室爲之額手此感當與身爲終始年來備員燾
下碌碌因人毫無善狀可報知已而慙弗勝茲者家
仲忝承 國恩簡撫全浙孺子何知負乘可畏然經
營四方誼無容諉所深爲私幸者忝斗在望師範有
資知不難以愛其兄者愛其弟也家仲賦性不薄素

守家訓或能自愛其鼎獨是所夙習者簡編之紀綱
法度口耳之風土民情欲其往而咸宜此某所不敢
信卽家仲亦不敢自信也非藉提命其能有成倘利
有可興害有可除期以上報殊遇下慰民隱自是足
下所樂爲獎掖者恐其訥訥詞不能達惟啟迪而鼓
舞之但得粗能稱職不辱君命不貽先人羞何莫
非鈞陶所及乎某當以平生一片心鏤刻台德于無
數矣某再拜

代 莊藩通和尚書

粵自達摩蘆渡佛道粵宣普救爲良已然而面壁證
空小乘莫企故以文字般若喻於寶筏厥後三宗五
祖支離派分萬水俱可朝宗一門貴乎深入似乎六
塵之斷滅未若八戒之精嚴何者虛而無虛捉摸靡
定實而無實收領有功儒說所謂人定勝天也側聞
和尚一燈燻朗半偈清真律法維嚴步步踏著實地
戒心聿謐朝朝看見空天道行已成師資大備某生
長椒宮行習桂殿從熱鬧場中覩出水霜向惡魔障
裏收回雷火心皈正法願了明因愧凡夫竟是凡

學源堂文集 卷之十四
夫望大道誰爲大道幸逢和尚心存滅度肯放慈航
某志厭塵囂敢求慧劍嘆圭組遂可羈人悵山河無
能縮地謹遣一介之使代謁乎九品之臺苾芻微供
不如玉帶挂山伊蒲細薰莫比金錢鋪地希和尚鑒
此淨信拈花而晒存之伏望錫之法名視同侍者雖
布髮掩泥未展勞誠而三沐三薰寸忱寶篤也倘蒙
知見卽是超騰使人尊重若大弟子榮逾桐封於此
覺悟入三菩提幸同海岸矣

答多學士書

敬承明問敢布井窺自古稱博學者莫如孔子達巷
黨人猶謂無所成名得無以商羊烏斂之對萍實土
狗之識爲未足乎後世如楊雄張華皆號博洽乃以
制行未醇儒者少之博學又其餘矣千載而後圖籍
益繁疆輿益廣非甚強記雖窮年咕嚕亦難號行祕
書也明宣宗問詞臣曰龍有翼乎檢討陳繼據爾雅
以對爾雅無龍翼之說廣雅云有翼曰應龍其說又
詳于山海經孝宗問龍生九子編修羅玘舉其名以
對蓋舉張路斯事以對非舉九子之名也武宗問張

學源堂文集 卷之十四
星修撰楊慎據周禮史記以柳星對按張柳皆宿名
周禮云柳七星張相連而見晉天文志云張六星張
柳固是二宿舉柳以對者以周禮爲確乎世宗問喬
宇鬼瑣四字楊慎又據荀子以對荀子云假今之世
飾邪說文教言以梟亂天下欺惑愚民喬宇鬼瑣使
天下不知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解之者曰喬宇曠
蕩也鬼瑣險細也其言不經姑以意釋之耳甚矣博
學之難也學士其論定之

重修聚奎樓上方秋潭太守書

頃郡庠博士王君傳台命屬茶代中丞公撰五賢祠
碑記此鄉里盛事大夫雅懷豈敢以不文辭但聞魏
子蓮陸會初有藁依樣不可掠美有嫌便中望鼎言
喻之不然恐蓮陸一段苦心遂致泯沒也附言者聚
奎像設昨僅言其畧耳伏思此樓傾廢有年一旦得
賢太守重葺輪奐誠希覲也而事有未詳義有未安
者及今不言則傳訛守陋重葺盛心茶之過矣五十
年前茶會讀書南城小學此樓爲朝夕經過之地數
常登覽在城上者曰應奎樓所祀者魁星在衛庠東

者曰聚奎樓所祀者曰文昌二十年前聚奎樓圮神像
在風雨中應奎樓雖存而魁星像本木凋樓頂本
銅冶忽夜爲人負之而走應奎遂成空樓議者因移
文昌像于城上以瓦頂補葺得延至今也考文昌在
天執法之星與文教無與只因化書內有司桂籍一
段天下羣奉之耳若高逼雲霄而聚奎居下於義未
協今旣承賢太守嘉意文風興復古蹟倘因而仍之
後將誰改乎况文昌在聚奎樓像原向西地勢使然
也後移於應奎樓而亦西向義其奚取伏惟俯採鄙
言博咨耆舊倘不荒唐尙希垂納事不費而理兼得
斯千古之懿規矣觀縷瀆聽無任主臣

上于振甲中丞書

今歲天降鞠凶人嗟鮮飽千里之畿不聊生者什有
 八九鳩鵠樓禡溝瘠塗殍不忍聽觀已致煩 聖天
 子宵旰憂皇蠲田賦以甦民力發帑金而拯民生仁
 政仁聞古不多見也加以閣下仰體 睿懷俯軫黎
 首衝霜踏凍躬親振施不憚况瘁一月之內全活無
 算功德洵不朽哉僕衰病骯骯跼伏蓬藿毫無濟於
 時艱慚惶莫似然憫桑梓之憔悴傷珠桂之艱辛亦
 日夜疚心時刻蒿目也雖乏救荒之策寧忘同患之
 情但弋獲有知芻蕘莫告日望台陽返郡趨布一得

頃聞駕至不勝雀躍旋念閣下遠役初歸公政正劇未敢輒溷聞者謹竭井窺之識聊效土壤之禱伏乞垂納日今畿民之苦蠲賑而外原無奇策無奈穀價日騰啼饑日甚欲拯災黎須平穀價欲平穀價須發私藏欲傾私藏先講糴運茲有近求本地之一說又有遠求鄰省之一說試畧陳其梗槩焉近求本地者何卯辰兩年皆豐歲也民間五穀原非寡乏大都爲富室利徒乘其狼戾收買積藏千倉萬箱歸於數十人家耳今春米價一錢一斗曾幾何時湧至四錢是二倍之利矣以恒情而論此時自當急急出糴以圖

本利兼收不意若輩貪狠無厭絕不肯糴不但不糴且更收糴市價之忽減忽增斗行之千方百計莫可窮詰以致貧民之骨髓日枯而富僧之囊橐日益忍心害理真民之蠹賊也其中情弊昨曾密陳於巡道金公聞已具詳憲案蒙批曉諭矣此後幸價不再增然亦未嘗稍減不增不減而積糧之家則皆固閉深藏登壘觀望市頭遂寥寥矣此等積猾非法不懲一紙告示斷乎無濟及今之策莫如責令斗行供報收買之家按日出糴全不糴者固法所不容其名糴而實不糴者更當重究他不具論卽如郡城內積糧約

有數萬石姓名住址僕知頗真然不可明言者恐其造謗惑聽反致沮撓耳非避怨也不如責之斗行責之鄉耆地方責之鄰佑彼便無可躲閃矣何也鄉地可令之搜索也鄰佑可責之出結也高庾大困無處掩藏富飽貧饑誰甘容隱三日之內自然萬斛入市矣糧多則價自平價平則民自安其所補救豈曰淺渺哉不然來春糧益貴民益困賑濟豈可常繼乎至於遠求鄰省之一說則糴運爲急耳本省米貴動用庫銀告糴鄰省此法浙江曾兩行之湖北今現行之非朔也所難者水陸不同也此中自有善法非奉

旨則不可非得人則不能非設法則不濟其要則尤在擔當兩字也近見部發三十萬金未必一兩月內即可用完如暫那萬金東南路糴運不過一月米價自平外米一賤本地之米自出何也彼無可妄想也若能斗米減至二三錢此爲常事民便不至走險矣其說甚長筆難遽殫如行近求之法恐有以歛怨之說進而沮之者以愚見言之不但無怨且可見德不但貧民以爲德富室後來亦以爲德如行遠求之法恐有以折耗賠累之說進而沮之者此更不然是法如行不於中希圖取利便是聖賢豈有賠累之理總

學源堂文集 卷之十四
之擔當兩字爲要緊耳子產治鄭先謗而後領何曾
避怨汲黯發倉下感而上嘉止是擔當况堯舜在
上念切民艱畿輔重地責在節鉞國恩正可於此
報稱民命正可於此生全矣狂瞽之言伏冀採聽而
詳慮之

寄邵凌玉書

別後靡日不思何時一杯徒發吟咏疎慵老態大抵
然也客臘雁有先慈大故匍匐歸里結廬墓傍百事
荒廢比於芻狗八月杪令弟適敝郡始得訊知道氣
愈深理學獨邃人倫水鏡菘菀玉尺爲海寓具瞻是
詎一時一地之美哉弟跼伏苦由不敢談文而里中
英雋間來問業見邇來濂洛之說大晦而歸胡之法
不傳爲之惘惘或亦棘人惛惑少所見而多所惟耶
大江以南揀選政者寥寥卽有亦信耳廢目無能滌
帝時氛扶輪大雅者斯文在茲端有望於足下之起

學淵堂文集 卷之十四
濟之也今歲鄉牘定有衡鑒遐邇竚待矣豚兒焚濫
點賢書稔犢自非駢角黃口豈有佳音然就正意慙
不忍藏拙謹錄書苑一冊恭呈法覽倘不致吟嚙可
譏刻畫無鹽亦卽時雨露足也

答魏善伯書

與君話勝讀書讀君書如與話道義交深剴切固爾
然非素心如足下未易使人傾慕至此也春時貴鄉
孝廉船旋僕正與藥鑄爲伍未得裁答罪甚罪甚年
來耽貧溺病一官可以長子孫五斗不能飽妻孥是
何等况味乎古人云投閒置散適分之宜但守分人
過活不得也足下山中日月偏長堂前師友最樂回
首長安當猶爲七糞散打噴嚏矣范學士不久建牙
方州此公天性孝友清操可保超逸而錢穀刑書非
其所習足下與有知己之感獨不思一爲左右乎某

嘗與劉長馨談及大集自是傳書而古人傳者必起于通都大邑此子昂所以碎琴也枕中之秘井中之史傳與不傳又視天幸焉足下塵視軒冕固不敢以世俗之言進而半生精力畢集于詩文念其傳又恐其或傳或不傳似亦不必硜硜然不下翠微一步矣惟足下圖之

善伯住翠微山

上于中丞書

賑濟饑民責在有司太守以上督促綜覈而已從未
有勤中丞之星駕輕千里累月日切切然率野舍郊
不遑暇食者也閣下仰體 聖主如傷之仁俯恤災
黎阻饑之苦冬不避霜雪春不憚風塵徧歷積旬晝
則問疾苦於田間夜復了文書于燭下求之古賢罕
有其倫已蔡跽伏草澤且感且服不禁形諸咏歌也
台騶返署極欲趨謝猥以衰疾徒有心銘愧也何極
茲有愚見敬爲瀆陳敝郡叨在 輦轂之右實爲近
光之區十餘年前鄉會兩榜未嘗不袞袞登也嗟自

丙辰以後遂成絕響衰颯可虞人多歸咎于風氣茶則專論其文章無如獻璞者屢削而下帷者愈稀既登進之無志又鼓舞之乏人將熙朝棫樸獨此一方甘自外矣可爲浩歎丁卯年茶曾約集諸生聯社課文不過妄爲指點耳未嘗甲乙其次第也不足爲寵辱故亦不足以振厲屈指又是賓興屆期矣茶此念尙慙而量力則歉伏惟閣下恩波已加黔首教澤幸被于青衿請檄行太守傳集三學諸生鎖院觀風考取優等者令每月課菽六次勤加獎藉將見彬彬雅彥以受知于憲臺爲榮自羣相激勉以邀伯樂之一顧也倘今年鹿茸讌上郡人士得分一座振從前之衰風啟後來之奮氣其有造於多士者奚啻壽考作人之頌哉至於推而廣之是又化雨之弘龐茶不敢過爲蜀望者也臨穎不勝惶禱

學源堂文集卷之十五目錄

奏疏

乞假遷葬疏

請復詞林互轉之例疏

請停五部郎中互陞之例疏

遵諭陳言疏

辭官贖父疏

廣鼓鑄行寶鈔以助軍需疏

遵舊典以崇聖功疏

錢法疏

學源堂文集 卷之十五
請嚴別直省蠹吏疏

請酌旗下買人之例疏

請疏進士之選法疏

請卹旗兵疏

請選拔貢監生疏

請設宗藩教習疏

擬畱金孟求中丞疏

請禁私圈民田疏

學源堂文集卷之十五

清苑郭棻快圃著

奏疏

乞假遷葬疏

臣一介庸菲叨食天祿三十餘年游歷詞曹毫無報稱素餐之譏真難自解荷蒙覆燾弘仁不加擯斥且憐歷俸年久屢次特簡不二年間濫厠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感激天恩銘心貫骨正宜勉竭愚駑矢圖犬馬之報豈敢私爾忘公但臣有烏鳥下情不得不據實瀆奏臣少年失怙中年喪母因祖塋將及

百年壤地偏狹俱權厝塋前原欲卞地遷葬以妥親
魂不意蹉跎延緩四十餘載徒託空言每一思及寢
食靡寧臣既無伯叔終鮮兄弟不能更待伏察定例
凡在京大小各官歷俸五年以上者許給假遷葬臣
自康熙二十年五月十三日補任翰林院侍講歷俸
已經五年八個月與例相符伏乞特廣孝治之仁俯
矜報本之悃 勅部察例給假遷葬俾臣及此瀕衰
之景稍酬罔極之恩生生世世皆永戴皇仁于無旣
矣

請復詞林互轉之例疏

代

竊臣以謫陋下質濫竿閒曹毫無報稱頃者承乏考
選蒙 恩拔置台班知無不言臣之職也伏思 聖
治莫先於行政行政莫大於用人而用人之中又內
莫重於翰銓科道外莫重於藩臬監司內外互用法
斯盡善察現行典例吏部科道俱內陞外轉歲歲舉
行得人稱盛獨翰林院衙門不照此例近見翰詹兩
署濟濟師師洵彬郁一時卓越百代者也及察詞臣
陞遷之例或陞內閣學士或陞吏禮二部侍郎近且
屢蒙 特簡有陞都察院左都御史戶兵二部侍郎

者是又不但贊 絲綸於密勿佐銓衡寅亮之司也
矣夫翰林文學之官也六曹經濟之職也兼資未必
無人繁劇恐非所習與其居是官而後練是職何如
練習之于先而擢用之于後乎則外轉之法不可不
講也伏讀順治十年四月 世祖章皇帝諭內三院
云國家官人內外互用在內者習知紀綱法度則內
可外在外者諳練土俗人情則外亦可內內外外敦歷
方見真才朕親試詞臣量為分別有照舊儲養者有
堪授外任者今酌令外任編檢以上照詞臣外轉舊
例優與司道員缺如年衰病弱者聽其請告朕仍優

遣爾內三院即傳諭吏部遵行大哉 王言炳若日

星洵優重詞臣之美意練習人才之良法也順治十
一年外轉王崇簡等二十一人十二年外轉陳爌等
十八員十五年外轉金鉉等十五員相繼外任各展
才猷其中即有才守表見接踵內陞者如現任禮部
尚書吳正治侍郎金鉉等原任尚書傅維鱗侍郎張
爾素等十有餘人皆諳練兵刑錢穀所在勝任洵陟
卿貳可見外轉之法既不沒其經濟之才又未阻其
清華之路 世祖章皇帝之舊章誠當復也再察十
七年九月內奉 上諭外轉宋之繩一員蓋因三次

外轉之後玉署寥寥僅用一人存此典例耳自是以
後絕未舉行臣見今日翰林各官可謂極盛我皇
上日講正勤制作正廣除蒙簡置侍從外急宜遵
照世祖皇帝舊章欽點外轉俟有茂績仍不次擢
用庶幾人材備而銓法通內外兼收治平之效矣

請停部郎中互陞之例疏

臣惟自古設官分職各有專司責成久任所以重職
守練人才也故虞廷命官夔典樂契爲司徒禹治水
臯陶明刑俚爲司空皆以聖人之才終身一官不爲
更調六府孔修庶績其凝所由奏也我國家六曹
分秩惟吏部爲銓衡之司考選陞調不與它部等其
餘五部職掌雖不同無一非大典大政之所寄尙書
侍郎悉由特簡具有兼才此無論已至若五部郎
中員外主事皆有專掌倘司分殷煩察例定稿會議
說堂常日無暇晷雖有長才任事伊始猶費審度稍

有不詳則吏胥得而欺之故舊例主事陞員外員外
陞郎中皆不出本部者蓋因其練習已久一事到手
本末始終利害可否當下了然不煩咨度也倘有老
成諳練者題畱久任後乃不次優擢如順治年間
工部郎中李迎駿兵部郎中張秉坤戶部郎中王弘
祚皆超陞本部侍郎 特典也亦盛典也諸臣亦著
有成勞游陟正卿豈非專任之明效大驗哉自康熙
元年五部員外互陞五部郎中司錢穀者忽移而司
刑名詰戎兵者忽移而治禮儀舍輕車之熟路爲學
製之生手不但舊案盡覺茫然卽新事亦屬創見雖

有長才未免徘徊于岐嚮總饒機智亦鮮確見于胸
中必遲之數月經年而後勝任愉快不知從前果無
欺蔽與舛錯否也况纔得習熟又將遷轉事不惟無
久任觀成之績且多慕羶避冷之私如吏部員外閻
瑤之不掣簽刑部郎中王明德之不到任種種情弊
皆由此起也臣愚以爲欲專職守莫如本部陞本部
欲練人才亦莫如本部陞本部欲責久任更莫如本
部陞本部况本部就陞舊例也五部互陞變法也前
旣無弊而議更今且有碍而獨不可議復乎抑臣更
有請者舊例凡京官陞調 命下之日科抄到部吏

部知會本官本官持之說堂知會到時卽本官履任之時無可規避也後來忽有宣旨之例有急欲上任者聽宣卽赴新署不欲上任者延緩常遲數日其中豈無真正染病及舊任稽留者倘不皆真而議論風波相尋日甚未有不借宣旨遲速以爲口實者矣臣以爲吏部宣旨之例當停選司知會之例當復不但絕弊端亦省虛文也

遵諭陳言疏

臣草茅一介叨蒙

世祖章皇帝拔置翰苑職任宮

坊嗣因考試滿洲書降補山西按察司知事歷俸八載荷皇上隆恩陞授今職是臣身受國恩十六載于茲矣廼涓埃未報心寔媿慚茲遇上諭特頒內外大小文武各官俱許陳言臣雖愚昧然有見聞所及豈敢緘嘿仰負聖主求言之盛舉乎伏繹上諭諄切專以民生利病爲念臣卽民生疾苦應興應革痛切披陳獨是利弊所關有直省相同者渾合具奏有直省各異者區分具奏原欲明白簡切爲民請命而

中興感激時事矜憫小民不無憇直繁瑣伏惟 聖
恩寬宥而鑒採之斯民幸甚微臣幸甚一曰賦稅之
催科太急小民之辦納維艱請立限期以緩民力以
培邦本也竊惟軍需取足于正供國課不容其欠逋
凡此下民咸知此義而今日百姓之所苦者不在賦
稅之全完而在催徵之太早何也農家耕田數畝終
歲勤動其間水旱災沴恒不能以自保卽幸而有年
亦在秋冬之際若旣獲而納賦雖曰竭蹶猶可支也
無如今日直省州縣大都正月開徵計日立限刻不
容緩有二月三月而全完者有四月五月而盡納者

斷無遲至六七月之理一有遲緩勦役嚴挈酷刑慘
被嗟嗟小民血肉之軀耳聾酷威逼安得不破產而
早完安得不稱貸而早完安得不賣男鬻女而早完
蕩家折業骨肉分張傷心慘目莫此爲甚至于稱貸
者止圖脫免官刑不憚輸納重息自春徂冬通長計
算利過其本是小民納一歲之正糧實耗兩年之苦
粒矣愁苦哀號無可告訴無惑乎上干天和而致旱
魃蝗瘟之疊見也問有司何以使民至此必曰考成
法峻不得不然嗟嗟夫考成者是一年一考非一季
一考又非一月一考也何以朝廷尙寬之以周年有

司則不容緩于一旦揆其所由不過欲錢糧早完則
火耗早得可以奉承上官可以隨便那借但知保一
己之功名絕不顧百姓之生死民命其何以堪乎臣
以爲一年之賦一年之內報完未爲遲也請以四季
爲限如應輸課銀一兩者春季完二錢五分夏季完
二錢五分秋冬亦復如是數少則易辦時長則力舒
卽是稱貸出息亦輕卽是破產不致減價求售卽是
賣男鬻女夫妻子母亦得多聚幾時是亦于無可奈
何中少緩其萬一云耳非如請捐請助有待于籌畫
又非如移此補彼紛更其定例不過從容旦夕民卽

受福無窮矣一曰請停無益之黃冊省民財而除積
弊也凡國家大典所關必實有裨于公私永行無替
民間少有勞費亦可弗恤倘事屬虛文民罹實害行
之止以利吏胥止之並無碍典故莫如攢造黃冊一
事矣舊例六年一次造解黃冊其中所臚列者不過
某省某府某州縣地若干民若干糧若干桑棗樹木
若干堅楮細書裝潢精好州縣上之府府上之司司
彙而上之計部及至部中使用停妥但稽察其本數
不少限期未過便束而置之高閣無復省覽者矣萬
一使用不到則搜求破綻非曰叅官卽曰駁冊直省

同病由昔至今視若固然也按故明之所以爲此者亦猶行古版圖之意耳夫拜登民數藏之天府周禮所載亦屬粉飾太平之文世際昇平家給人足偶一爲之或曰故典勿廢若民窮財盡天災人害襍然並興而猶欲爲此詎所謂息事寧人之道乎黃冊之無裨實用也如此臣請言其所以累民者州縣里胥按故事計年分將及屆期卽照地畝戶口分派出資脩造黃冊大約用一派十除官役瓜分外始覓積年書手包攬造寫而府來催矣役有需索取諸民而道與司遞相催矣回文有常例又取諸民如此數次始得

了當倘解冊之人有不諳練司部使用有缺一番駁造又是一番剝削嗟嗟天下之民窮極矣幾次徵求非血汗之資卽典賣之物畱之以納正供豈不上有益于朝廷畱之以備水旱豈不下有濟于百姓乃舉而飽乎奸胥之腹亦大可痛惜也哉曩者亦有條陳及此者部議未得明決于今尙爾沿習臣再四思維此事真是虛文也伏乞 皇上軫念民莫毅然停止事雖曰小而所關實大一日山東民間之疾苦也山東一省古稱富饒頻年以來凋敝已甚其所困苦一在加增沿河挑淺之夫一在追賠從前藩產之稅一

在奸民指逃訛詐之端運河一帶應用挑淺人夫經制定有數目給有工食曩因金龍口決黃水泛漲堵塞難治河之臣大聲疾呼遂于沿河州縣每七十二頃地內加夫一名原以揀一時之急也今金龍口已塞矣加增之夫自當減免迺十餘年來年年照派始而索夫繼而索銀夫多冒支銀加火耗筭筭子遺正供尙不能完又何能當此剝削也昔人云賦因事加事已而賦未已其此之謂乎故明藩產初年原多拋棄官不稽察民因借種近來各省嚴察藩產隱藏遺漏莫不一清但當從此起課已耳追賠則難當也

貧民占一分利不見其富損一分財便覺其苦况私叨微利于數年以前已經隨時耗費迺欲驟償于一日強者逃竄而弱者立斃徒勞官吏之扑敲無益公家之毫末也殊可憐也指逃訛詐各處皆然山東爲甚而今更不止指稱逃人矣又有賣身旗下之光棍思欲詐害愚民忽投一主立契賣身一入旗下遂狐假虎威大肆毒惡或捏稱欠債或誣言霸產或硬指窩逃或牽扯叛案或出首逆書種種名色無不俱施抗藐官府拷掠愚氓總以旗下新奴四字爲護身之符耳而鄉下小民向誰訴告惟有蕩家破產填彼豁

罄苦何如也而狡猾之輩又竄身督捕衙門內外通同萬般詭詐從前假文假票已經發覺者兩次皆山東人也是非其彰明較著者乎伏願 皇上軫念山左之民兵火荒旱瘡痍未起大沛 皇恩以爲急拯如淺夫之派原因金龍口而加也河塞則可議停如藩產追課可捐免也順治十八年之舊欠盡數捐除矣是獨不可比于舊欠乎康熙四年以前侵盜庫銀亦赦免矣是猶輕于侵盜庫銀也至于賣身旗下之害若一槩禁約恐于旗下之人不便他處或許賣身山東不許何也山東之民受害已極也如有犯者定

例治罪是亦少遏奸詐之風凡此三事未必遂盡民間之苦若能停者停免者免禁者禁齊魯已受福矣一日請嚴收買之禁抑豪富而甦饑民也直隸地方田多圈佔民無儲粟日用糧米皆係零糴年豐穀賤貧民尙得存活一遇水旱有力之家出其贏資四路收買糴者動輒千石百石不論精糶糴者利其爽快羣焉趨附市儈豪奴擁資高坐指揮若狂一二貧民持芟微血汗之資欲零買升斗常徬徨終日持囊空歸而米價登時騰貴四方之販豎絕踪牟利之富豪得意迺日出數斛高值發賣爭多論寡計畫錙銖以

魚肉此蚩蚩之貧民也噫亦忍矣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必致餬口不能流離饑餓而死是天之降凶止以困貧子而反以福富翁也豈不大可歎乎今年旱魃為災收買正熾以致米價每石頓增一兩有餘二麥又復薄熟秋田尙無可望此時若不急為嚴禁必致小民失所其事雖微所關寔切臣請嚴勅直隸地方官吏各處訪拏如有藐法收買者所買之糧盡數入官以備賑濟而賃與房屋任其匿貯之家亦必連坐懲以重罪地方官有貪其小賄縱容不治者科道官糾參重處是亦抑富扶貧荒政中之一端也伏惟

聖裁一日雜差之累民已極派夫之惡濫難當也今日小民辦納正供雖曰艱苦然任土作貢一定之義如額而徵及期而完何所道也其最為傷心極其難忍者莫如各項尖山之雜差雜差者何有分買草豆之差有購求土物之差有幫貼驛站之差有遞解官物護送銀銷逃人諸差一年之內用財者十之五六用力者十之三四往來如梭新舊相續小民疲于犇命巧者尋法藏身拙者棄家徙業官路兩傍至有婦人當差孺子捧轎者總是無可奈何耳至于派夫則更有大肆其毒害者焉大兵經過水路須用船隻陸

學源堂文集 卷之十五
路須用車牛此不待言而運刀槽鍋釜用夫飼馬擗牛用夫損行李用夫拉車船用夫無項非勞民之事也夫用夫止于勞民力則亦已矣領兵之人用一而索十餘者可賄而放也州縣官吏用一而派百餘者可折而受也故水走長江到處催擗夫長江之內一望汪洋不傍堤岸不知欲從何處擗船而一舟之上兵無幾家口無幾擗夫乃有數十初則重索而放繼或輕給亦放倘一無所與衣履可剝也皮膚可戕也斷無輕輕放手之理嗟此小民供應力役雖所應當此等濫用此等虐使未免其有心傷而口怨者矣頃

聞廣東兵過梅嶺動用人夫通計七八十萬近者親身供役遠者不能也貧者忍苦任勞富者不肯也勢必雇人代替營求脫免一名夫非一兩銀不了事則此七八十萬夫卽此七八十萬銀江西何地而當如許之科索也哉况兵之所經過者不止于江西民之困窮者更甚于江西不大可念乎宛轉計畫兵行用夫勢不可已差重苦民情所當憐兼善爲難禁約無用惟有勿輕移駐防之兵勿輕遣採買之使兩言爲緊要矣

辭官贖父疏

代高庶常

臣本豎儒幸叨一第荷蒙知遇之恩選拔庶常是誠不世之遭逢無疆之榮寵也臣雖謏劣志惟砥行礪節讀書考古矢圖報稱今當入館伊始何敢遽及私情然臣賦命蹇薄遭家多難有天性莫解之憂日夜難安之隱不得不冒死直陳者伏乞 陛下矜憐而洞察之臣父高騰遠由貢生選授山東章丘縣縣丞因署青城縣事被參逮訊原揭數款審多子虛惟是受武生張斌孟紗之餽坐贓十兩擬罪流徙寧古塔事結已久臣不敢復辯痛念彼時臣父有母段氏年

已七十九歲臣方九齡當發遣之日風燭之老母在
上齟齬之孤兒在傍一旦永別死生難見慘動鬼神
畱戀悲號行道之人聞而淚下臣父不得已付臣于
祖母之手囑臣爲代表之人自此而後臣衣臣食祖
母績紡以資臣學臣婚祖母拮据而就養子及孫真
恩深罔極也憶臣爲諸生時祖母置臣于榻側督臣
夜讀泣謂臣曰爾念爾父則讀不念則寢臣感是言
引錐自警祖母呻吟午夜常從夢裏呼兒臣啾啾寒
窻每向燈前見父孤孀弱息殆無日無時不在嗷啼
悲泣中也經今十三載年已九十一老病伶仃思兒

愈甚日夜所禱祀者只望臣膺一命可以呼籲陳情
邀恩重聚耳今臣幸釋褐登朝濫竽玉署叨冒非

常矣每懷生我輒爾心酸痛念臣父今年六十有七
播遷遠塞衣食維艱思量返里無期盼望家音誰寄
貧老憂煎料亦朝夕莫保臣在館中但聞人有言及
父母者卽寸心如刺雙鼻爲酸况兩廂以來臣祖母
見臣卽問消息臣權詞以對慰藉一時近且嚴詞厲
色而向臣云人皆有父繫爾獨無我闢當今 聖上
仁明慈惠孝事 兩宮遠軼文舜爾何不手繕一疏
泣訴 朝廷請身代父罪使我母子重逢死亦瞑目

爾若貪榮忘本翱翔于金馬玉堂之間覩顏怡志不知出此恐清議莫容向日難施 國家方以孝治天下亦何取乎爾而爵之祿之也臣聆此言汗流苾刺不知所云矣臣聞緹縈弱女尙欲沒官贖父吉粉童子猶知代父登聞臣玷清班顧忍甘出其下耶因此瀝血陳情冒干 天聽懇祈 皇上軫念九旬之孤嫠望子情殷俯憐一介之微臣贖父念切罷臣去國代父投荒臣年二十有一筋骨正強負耒荷戈尙屬有用釋臣之父生還鄉里奉母餘年三心皆慰萬代永感傳之天下垂之後來實 聖朝之曠典亦翰苑

之殊恩也臣至情迫切冒昧哀請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廣鼓鑄行寶鈔以助軍需疏

臣聞經國不貴一切之術濟時當求永久之謀邇者
軍興孔亟轉餉爲勞持籌者蒿目焦思計無遺策入
告者議捐議節言有嘉謨似亦足以仰裨度支克裕
兵食矣然而亦有現行之事廣之可以生財待舉之
圖前人曾有明效尙未之議及者焉臣于讀書之暇
越俎而籌妄擬陳奏猥以官非司計職非建言遲回
審處一月有餘乃復慨然而念與其有一得之見闕
不爲獻何如冒出位之嫌披瀝以陳萬有一當是亦
弋獲也卽託空言悃幅亦竭也臣敢爲我 皇上陳

學源堂文集卷之十五
之一曰廣鼓鑄伏察鼓鑄錢局舊例不止戶部內而
工部外而近京各省俱有爐局嗣因銅貴無益有損
遂爾停罷惟寶泉局尙仍舊貫臣思國家所以爲經
費者不獨銀可濟用錢亦可濟用也如用銀之處可
以錢代存銀便足充餉夫銀猶待於徵解遲速尙恐
不一錢則取之公家多寡不難立辦臣故欲其廣鼓
鑄也然廣之之法有二一曰增局一曰易式增局者
復舊時所有之局而可矣若易式則有議現鑄之錢
每千用銅七八斤不等每一斤價銀六錢五分加以
炭火鑄鑪之費鑄錢一千計用本銀六七兩而支用

僅作一兩較用銀所費甚多此局之所以停也臣察
往代俱用大錢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五較之以一
當一者銅工之費又省十分之三用銀四五錢即可
當一兩矣今如倣而行之或當十當五兼行或止行
當五者總是國寶官可行于民民可上于官有利
而無弊也如慮銅不敷用又有一法于此禁民間不
許濫用銅器銅自不貴復請照捐銀事例有捐銅幾
萬斤者作何錄用幾千斤者作何獎勵夫捐銅易于
捐銀自然輻輳立至豈不更便乎一曰行寶鈔察明
洪武時因軍興費煩造鈔支用每鈔一張作錢一貫

官俸役食以及採買物料銀鈔兼發官行于民間
納糧亦銀鈔並交官不阻難行之數十年事平乃罷
是亦最省最捷之一法也何不做而行之乎如議行
鈔臣又有說察洪武寶鈔蓋用紙造行久損壞交官
換給事頗繁冗且造紙開局有工料之費有監管官
役之需今日則可省也請取舊鈔式樣頒發浙江織
造各局織爲緞綾紬絹四等緞者作錢若干綾紬絹
以次而下質堅于紙可省更換之煩多寡不同且便
民間之用此固無難行之事也如有以爲難行者必
曰官行之民易民行之官難雖有嚴法保無玩愒矣
朝廷所以整一四海者恃有此法耳若慮其玩愒遂
格而不行天下尙安有可行之事哉察洪武寶鈔印
有偽造者斬首告者賞銀二百兩并給本犯家產等
字立法可謂嚴矣當日用紙則可僞今如用緞綾等
爲之則不可僞何也紙可私造也織局不可私開也
請于寶鈔上再加兵民交官官不收受及轉解上司
勒不收受者作何嚴處在內赴戶部在外赴督撫告
理督撫偏徇一併處分如此行之有謂天下皆不畏
法不急公之人者臣不敢信也迨錢廣鈔成凡官役
俸食未出征綠旗兵餉以及大小賞賚採買諸項或

銀錢兼支或銀鈔均支用錢可以省銀用鈔可以代銀一變通開兵餉自裕旗下之官俸兵糧亦可照舊支給而無難矣之二說者既無傷于國體且有便于民生是在奉行之何如耳芻蕘管見如可採擇伏乞睿鑒施行

遵舊典以崇聖功疏

臣以菲陋叨列宮僚位雖莫比于師傅之尊職實負荷乎輔導之重自拜命以來勤求職掌稽考典章酌古準今期於可守業具本題明衙門事宜奉有

俞旨在案伏請察實錄參以會典凡職掌攸關者不敢諉謝不敢缺遺刪繁就簡定爲官守另疏請旨

候命遵行伏念臣備員青宮任專啟沃凡有可

以豫養冲德克禪聖功者自當悉心博考據典敷陳庶於夙夜無忝不得以各官職掌闔衙事宜一再奏請遂謂靖共爾位已也更不敢以皇太子尙未

出閣可以優游靜待寂無一謨仰佐保傅也易曰蒙
以養正聖功也漢賈誼曰太子之善在于早教諭臣
讀書至此未嘗不反覆尋思求所爲養正之方而教
諭之早者以資靖獻焉及察前代實錄至弘治七年
有兵部尙書馬文升上疏云自古帝王之君天下未
嘗不以教太子爲先務當其良知良能未有所誘早
教豫養正惟其時是在選擇醇謹老成頗知書史宮
人保抱扶持於言語則教之真正而非禮之語勿使
之聞于行步則教之端莊非禮之事勿令之見教之
不忍教之有儀以養其仁義之心教之恭肅教之分

別以養其禮智之心一二年以後先教之以誦習孝
經俾知孝弟之道出于天性與夫上天之所當畏
祖宗之所當遵百姓之所當愛財物之所當惜至于
八歲教之誦讀詩書俾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自此以後日出春宮講論經書涵養德性與凡世事
委曲在所周知人物賢否在所當辨內外輔導得人
則德日進而不自知矣臣披閱之餘深服其言之有
符于蒙以養正及早教諭之旨也又察嘉靖十八年
有禮部尙書霍韜等奏言太子當未出閣時未可以
文辭陳說惟當使之日聞正言見正事則可爲養正

之助因選古事十三則繪圖一冊上之一曰文王爲世子問安圖二曰視膳圖欲大孝師文王也三曰文王爲世子齒胄圖欲謙德師文王也四曰漢桓榮授經圖見東漢猶存古風也五曰神堯茅茨土階圖六曰大禹菲飲食惡衣服圖欲其知崇儉也七曰大禹卑宮室力溝洫圖八曰周王知稼穡艱難圖欲其知嗇身勤民也九曰周室后妃蠶織圖欲其知綺繡之難得也十曰宮中隙地種蔬圖欲其同符堯禹也十一曰西苑耕稼圖十二曰西苑蠶桑圖欲其知以成周家法爲法也十三曰高宗訪道圖欲其知勤學也

臣披閱之餘又深服其圖之有符于蒙以養正及早教諭之旨也謹一一手錄恭呈 睿覽伏願 皇上

遠繹義經養正之文及賈誼早教諭之說近採明臣馬文升之論及霍韜等之圖時勤 宸念凡 皇太子起居衣食語言動靜皆思有以豫養其粹德早正其聖功可爲億萬世之家法也至于前代舊圖未必仍在倘師其意而繪之奉爲 皇太子不時之展翫復令稍知大義者爲之講說則披圖卽如覽史怡情因而定志他日出閣講讀 聰明自然發越儀度自然端凝臣以土壤而益泰山之高細流而助河海之

深譬之鏡本明一拭而光采自耀玉本美一磨而溫
潤非常于以作求 世德度越百王裕如已

錢法疏

竊惟籌餉之法莫如錢鈔救弊之權只在擔當敢排
羣議直攄愚忱以佐軍需以緩民力焉臣自少年登
第考選庶常恒思有所表見立身報 國猥以志大
才疎多所傲忽因而淪落不偶二十餘年英華銷歇
牛馬任呼詩酒自放不復敢言天下事矣近見滇閩
作逆羣醜跳梁 國家大用兵急需餽餉持籌者方
且計無遺策乃猶鯁鯁然有未敷之慮大抵爭之於
其末也頃戶部以更廣鼓鑄請 詔下諸王大臣九
卿科道會議臣不勝忭慰翹企以爲此議一行則度

支無虞民困可紓不意識者以爲不便于民旋復沮
格臣聞之又不勝驚慮嘆息若以此爲不便于民何
事便民若事事必便于民何以便國况鼓鑄一事正
所以便民者也特恐後來有流弊耳從來一法立一
弊生人能作弊人亦能救弊若懸揣有弊預謂難行
天下安得有上可裕 國下可便民如此萬全之事
哉奈何懲流弊于未然置軍需于方急也臣考古來
有括民財而供邊需增賦稅而充練餉者不知當時
之諸臣亦以爲便民否也我 國家三十年來輕徭
薄賦爲萬代盛德事今當兵餉急需委曲設法不憚

勞煩者正所以永保此盛德之名也此以爲不便彼
又以爲不便而萬全之策果何在耶臣不識時務不
避忌諱敢以更廣鼓鑄之法爲最便不特此也卽鈔
法亦最便只在因時制宜法期必行卽欲茲後一病
一藥不難早計擔當之則可行推諉之則難行虛公
者則可行偏私者則難行語曰有治人無治法者正
謂此也萬一有謂此等事非盛世所宜有行之恐不
足以經久是又膠柱而鼓瑟之說矣天下事有經有
權經則垂諸萬世權乃濟乎一時爲兵餉而思變計
者權也况不求諸下而求諸上反經而合道也事平

卽罷原非以此經久也伏祈俯採管見仍下諸王大
臣九卿科道從長會議凡有言不便者令之明白直
陳因病立方細心籌畫期于有濟不難變不便而爲
最便矣至于貴擔當而戒推諉貴虛公而戒偏私尤
爲要訣也如果可行就中尙有肯綮容臣再疏陳之

請嚴剔直省蠹吏疏

代

今天下親民之官守令爲重而守令之貪廉能否則
惟督撫司道表率之也督撫不刻核乎司道則方面
得以展其才司道不刻核乎守令則有司得以潔其
操然而督撫司道之刻核官爲之也亦吏爲之也夫
守令之職掌不過錢穀刑名耳守令職其詳司道職
其要督撫總其成使上官不苛刻則有司無勞費有
司無勞費則民間無侵擾豈非又安元元之要道哉
無如近日督撫司道之不然也一事也本合例而可
行矣經承書吏借以爲索有司必朦朧批駁在本官

以爲其吏之致詳不知實其吏之售奸爲有司者必
覓其線索納之賄賂猶是前詳而駁者復允矣否則
授以登答朦混之法以爲掩飾妄駁之計此輩之伎
倆巧于官而羽翼又上下相關通者也有司受其害
而不敢言小民受其害而無可告故吏蠹尤甚于官
貪也前科臣岳峯秀曾有一疏蓋峯秀身爲知縣最
久深悉而痛恨之故言之鑿鑿耳奉 旨這本說的

是我 皇上亦洞見蠹之當亟剔矣雖經部議通飭
而督撫司道但知拏州縣之衙蠹乃苟有蠹而不覺
誰敢過而問之耶臣思革州縣之蠹易去督撫司道

之蠹難欲清其流必先澄其源伏察康熙年關定例
凡在內部院書吏俱由招募行察本籍取有印結方
許充役在外督撫以下各書吏俱用本省殷實端慤
良民亦取本籍印官甘結方許充役違者各有處分
蓋以本省之人易於稽察且身家所在不致欺藐下
司肆行魚肉也行之未久玩違者多江北直省要緊
衙門書吏皆江浙積年作弊之徒夤緣鑽充未嘗不
取印結張冠而李戴未嘗不驗年貌北籍而南音本
官明知其爲冒充利其巧便託以行私新舊援引上
下串通據爲蠹穴滋弊叢奸莫可庖止夫一省自有

一省之人足以應役必曲容江浙之人者是誠何心
江浙亦有緊要衙門可以充役必背鄉離井結夥聯
羣冒充北地者此又何心總之此輩舞文作弊原有
衣鉢誘官害民更饒長技藐視州縣凌逼播弄擅作
威福而州縣各官無可誰何耳况飽則颺去或捐納
爲官或携貲它圖一省之金錢官取之而去吏又取
之而去小民安得不貧也臣以爲欲清吏治當先剔
蠹胥欲剔蠹胥當先嚴冒濫請 勅該部申明前禁
令各督撫司道嚴察現在吏書果係本省者照舊畱
用如係假籍冒充一槩斥逐一人自有宗族豈是單

丁南北聲音可辨安能欺混察之最易也倘仍前繫
戀巧爲容畱或經科道官指參或被入告發本官加
等連坐處分庶蠹源絕而吏治清民生遂矣

請酌旗下買人之例疏

代

近來旗下於各處買人俱用本縣印契以爲憑據遵行已久近日貧民愈多賣身愈衆有來京師央人說合賣身旗下者或隻身或連妻子一家數口身價不過數金作中作保俱係京師市僧或係旗下先買之人勢不能於其原籍用印但就近取五城兵馬司及宛大兩縣印契爲據亦有白頭文約者賣身之後告假討批回家搬取妻子縣官不敢問保甲不敢阻紛紛藉藉莫可究詰效尤日衆奸弊日生臣思民貧固其常事戀土乃是人情若止圖餬口謀生之路尙多

何至捐親戚棄墳墓甘心爲人奴而不恤也况身價無幾旋得旋費又安所利而爲之乎此等人非作奸犯科之徒卽遊手好閒之輩或惧法逃遁或謀報私仇或希圖打網以賣身爲護身之符借主勢爲詐人之具耳故往往旣賣之後便起風波良民固受其殃本主亦喫其累然此猶其小者也如康熙十二年所獲楊起隆一案諸犯總係新人絕無舊僕其故可思也幸荷 皇恩浩蕩罪止本身倘一槩根究則亦何辭也柰之何不知警惕哉臣請自今以後凡旗下買令報明督捕司係某縣某里人原住何處家有幾口有無房地行令該縣察明報部存冊如有奸徒匪類該縣豈肯代爲隱諱此法一行不但兇邪不能竄入京城卽後日逃去亦可按籍行提無所推諉矣不然以數千百里以外之人信其一面之詞輒爾收買似難保其盡屬良善也况旗下買一僕卽該縣減一丁關係徭銀亦非小事豈可不令該縣知之乎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請疏進士之選法疏代

竊惟國家取士首重制科貴乎乘時利見以收幹濟之效以鼓英俊之心也我皇上軫念進士選授壅滯特諭九卿詹事科道會議疏通更定選授之法誠重之也凡候選進士無論新舊莫不彈冠稱慶期砥礪清節展布才猷以仰荅國恩矣但前議知縣一項十缺之內除推陞二缺外照科分甲第選授進士二名舉貢二名其餘四缺分選貴州等處捐納先用並小京官捐納以知縣用之人似乎最公最平矣然而猶有未盡者焉伏察捐納先用與即用中不皆

貢監也而進士舉人實繁有人若不稍為分別一槩
 算入捐納項中則有論科分可以先選因捐納而反
 致遲滯者豈不可憐乎况前議所餘四缺將貴州捐
 納即用者選一人雲南捐納長沙等處捐納即用者
 選一人小京官捐納知縣者選一人並未分晰資格
 不論進士與雜途一體按捐納之先後以為遲速耳
 如此則未曾捐納即用之進士俱沾 皇恩而曾經
 捐納之進士益為遲滯似非一視同仁之法也臣愚
 以為進士捐納即用者既不能烙科分以為序豈無
 向隅之悲又不克超商吏以先銓更有捐資之悔合
 無將曾經捐納即用之進士酌量先選庶稍異於雜
 途且深合於 恩旨矣伏察進士捐納者為數不多
 計日可盡而刀筆費郎或亦不致扼腕而嘆積薪也

請卹旗兵疏

代

臣聞自古用兵凡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者雖曰將有
韜鈴亦由兵皆奮勇也兵之所以奮勇者又由用命
則賞不用命則罰功罪分明衆心感服也我朝兵
制每正兵一名卽有庫圖里一二名名曰廝卒其實
亦一兵每當攻戰之時倘正兵有病或他故缺乏卽
以廝卒代充披堅執銳冒犯矢石與衆無異及奏凱
論功其人則不與焉所得功牌仍歸正兵是廝卒有
危苦而無勩賞拚自己之身命立他人之功名也而
欲其真心勇往豈可得哉臣以爲凡對敵有功者無

論正兵所奉一體給與功牌事平總計功多者授以
官職功少者准其出包如此則人皆自圖其功業努
力爭先自可一當十而十當百矣臣又念從征原是
武人之職思家更是人情之常誰無父母誰無兄弟
誰無妻子萬里經年縈懷兩地雖平安之信日聞猶
難自遣况其家有意外之變故骨肉之艱難乎方寸
既亂欲其安心定氣効勇出奇恐亦有不能也臣見
近來八旗在京少年或因公罪或犯私條問成大辟
或立決不赦或監候秋審其中卽有父兄出兵在外
而子弟在家犯罪者亦有子弟出兵在外而父兄在

家犯罪者一聞其信天性慘傷心力俱懈矣可不爲
之曲念乎夫法不可廢也情亦當恤也請自今以後
凡旗下人犯重罪有親父兄子弟在疆場者姑爲監
候俟事平班師令其得見一面生死甘心倘其父母
子弟有真正戰功願請代贖亦爲俯允如此則軍伍
之中有感極流涕而奮發効死者矣尤可憫者出征
官兵富足者少貧窮者多或無馬匹或無弓箭或父
母妻子無衣食出重息而借債指俸祿以償還蓋出
於萬不得已也原望一年半載可以凱旋今經三四
載矣富者已貧貧者益窘每見戶部支放俸銀及各

都統下支放家口月糧之日俱是各家債主兢兢守
定所領俸糧登時攘去一家絕續命之膏兩眼墜傷
心之淚大可憐也臣以爲此等欠債之人非尋常可
比婚姻死喪鄰里尙有相助之情而敵愾從征親朋
豈忍坐視其困臣請 勅八旗管兵各官員遇有欠
債賣糧苦情嚴加禁止不許衙前攫取半路要奪更
爲調停察其債主如係富家諭令暫緩候兵回償還
倘債主亦是貧人則本旗之人無論官民各捐資代
爲償本庶出征官兵妻子免致饑寒奴僕可無逃散
則三軍之士無內顧之憂而有分外之感有不踴躍

殺賊以報 朝廷者臣不信也抑臣更有請者八旗
漢軍廕生多係統袴子弟原無禦侮之材向來因其
家有壯丁或鞍馬器械易于辦備乃派令出征然此
等驕惰之人豈能摧鋒陷陣不如就其所帶壯丁中
選有強勇精練者代主披甲如有功勞與主平分不
但廕生情願供兵而軍中亦實在得用不可不急講
也至於現在隨旗上朝漢軍廕生從前不令出征其
非材武可知乃令之月糜廩粟優遊坐閒也耶况當
軍餉需用之時此項尤宜節省臣請將隨旗上朝漢
軍廕生察其材堪武用者發與兵部考試候用餘則

照例發回國學肄業庶人材不致曠廢而太倉且免
冗耗也

請選拔貢監生疏

代

臣惟自古帝王首建辟雍選置師儒者誠以國學爲
興賢育才之地也故由鄉學而升之州序由州序而
升之上庠選俊拔尤典爲極盛我國家自定鼎以
來甲申有選拔癸巳有選拔甲午有選拔壬子有選
拔率取天下之英才茂品萃之雍中勤爲考課三十
餘年名甲巍科半出於此文丕蔚樸棫興歌古莫
比也今察國學自壬子選拔而後登賢書者什之六
七其餘皆肄業期足或咨部考職或遵例捐納實在
監中者什不存一矣而例貢例監又皆免其入雍卽

間有一二項照舊坐監者原不論文難以作養現今
闕教習遂無可考之人明年應鄉試未必卽有茂異
之士勢必短中取長恐非設科掄才之意也臣等職
司教育何敢嘿然伏乞 俯念國學係人才重地選
拔乃歷來成規俯允照壬子年例令直省學臣嚴爲
考取府學衛學選拔二名州學縣學選拔一名送監
肄業到監之日臣等更加考試優者收錄劣者駁回
一如舊例庶橋門有思皇之多士而人文成一代之
興隆矣抑臣乃謂可以收士心者何也自事例弘開
素封之子濟濟奮庸彈冠相慶矣而單寒名夙雖有

博學鴻才絀於無貲傷福命之不猶嗟黃馘之終老
洵足憫也若一旦聞選拔之 令下必羣起而賀曰

朝廷之開事例者濟軍需也行選拔者重人才也上
旣有好學右文之 天子下自無貧窶淪落之賢才

行見天下懷才抱藝之士必歡聲雷動矣豈非可以
收士心乎臣等謂可以廣捐納者又何也士各有志
有願膺民社者卽有願觀光上國者近例內閣中書
一項惟進士舉人貢生方許捐授其非正途而有志
於此者厥道無由已雖有剝貢終是貲郎使之染翰
摛詞豈能勝任若選拔一行人人皆明經也階之而

進人不負官經可爲權於事例正相濟非於事例有
相妨也豈非可以廣捐納乎總之臣等爲人文計不
得不爲 軍國計思所以副 皇上崇儒興賢之盛
心因而卽思所以佐 皇上削平底定之上策誠所
謂一舉而兩得者也

請設宗藩教習疏

代

臣惟自古帝王先教一本書曰以親九族立愛惟親
中庸曰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莫非親親之至意
也然不徒親之亦實有以教之俾之謹身修行無有
罪愆以全恩誼之爲貴耳而其所以教之道蓋亦代
有專官焉舜命典樂以教胄子周立宗正以掌親屬
漢有諸王之傅相有親族之宗師唐宋以來雖多變
更而輔導教諭之法百代無殊也明洪武分藩設置
官僚自供奉外有長史教授等官俱遴選才識老成
者以充其任宗室有過責在王官實爲盡善迨其後

少衰矣宗室遂多越禮犯法之咎豈非明效大驗也哉我國家不立藩封自親王以及輔國奉國諸將軍悉列護衛所以篤親族重根本也然而瓜分日綿麟角益衆雖聖人之後無有不賢而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輔導教諭可勿亟講乎邇者如常明兒一案株連七星研審得實抵冒重典夫七星宗室也承問諸臣嘗用刑鞠究之際未嘗不憐之惜之無如法不可貸何我皇上乾奮除奸槩置重辟其以殄絕兇殘警戒宵小者可謂至公至明至嚴至斷然以臣愚私揆之當獄成請命反覆具奏時宸衷未有不

惻然者與其過乎仁無寧過乎義不肯以姑息廢法豈得已乎臣因念宗室至尊貴也使其幼而習於禮教長而有所率循倘偶卽悞濫司教者必從而議之安得有比匪之傷安得有凶終之禍如此者哉善乎明臣馬文升之言曰與其懲治於已敗而示賞罰之典莫若教訓于未然以全親親之仁甚可念也伏乞爲一本圖保全爲萬世計久遠請于宗人府倣照舊典設立一宮掌稽察宗室之司仍於八旗下各設宗師一員選宗室中之老成有德者充之凡宗人十歲以上者俱聽教導但有結交匪類舉動輕浮不守宗

法者啓王處治而各旗宗師統於宗人府稽察司考其優劣教諭早而蒙養克端稽察嚴則率行必謹賢良者有成輕佻者可化至於一切奸詭巧詐之徒不許擅交宗室如有犯者從重治罪使之慎交遊正所以保身名也

擬畱金孟求中丞疏

竊照直隸八郡卽古玉畿也爲萬國來同之重地緊六師建旄之衝地廣人衆徭賦殷煩所賴以宣上德達下情綏輯而愛育之者巡撫一官實爲最切現任撫臣金世德自奉 命出撫潔已愛人殫心任事勤瞿展報 國之才安靜造生民之福吏畏而民懷刑清而訟息八載於茲矣邇者 王師四出供億充盈郵驛整飭其才猷又足稱也乃因積勞成病閱月弗痊具疏控辭彼時直隸臣庶卽欲叩 闕請畱幸蒙 溫綸慰勉許在任調捦畿民無不感悅昨見

邸報撫臣又引疾入告奉 旨下部議奏臣等俱直
隸人家鄉載德寮友稱賢不忍其去而鄉里父老聞
信傍徨臥轍有心叩 闈無力謂臣等身在班行豈
不為 朝廷愛屏藩豈不為桑梓愛雨露責臣望臣
萬姓蓋同一心也臣等伏見往年浙江臣民會保畱
范承謨矣山東臣民會保畱袁懋功矣河南臣民會
保畱佟鳳彩矣俱蒙 睿鑒俯徇其請今世德之賢
不減於前人臣鄉之情倍殷於他省伏乞 軫念輿
情仍令撫臣在任調理以奠 三輔之封疆以永萬
民之愛戴况撫臣年力正強微疾易愈倘一朝霍然

良已則酬 恩之心必益篤愛民之念必益加直隸
臣民共受其福自歡欣頌禱感激 皇恩於無斁也

請禁私圈民田之弊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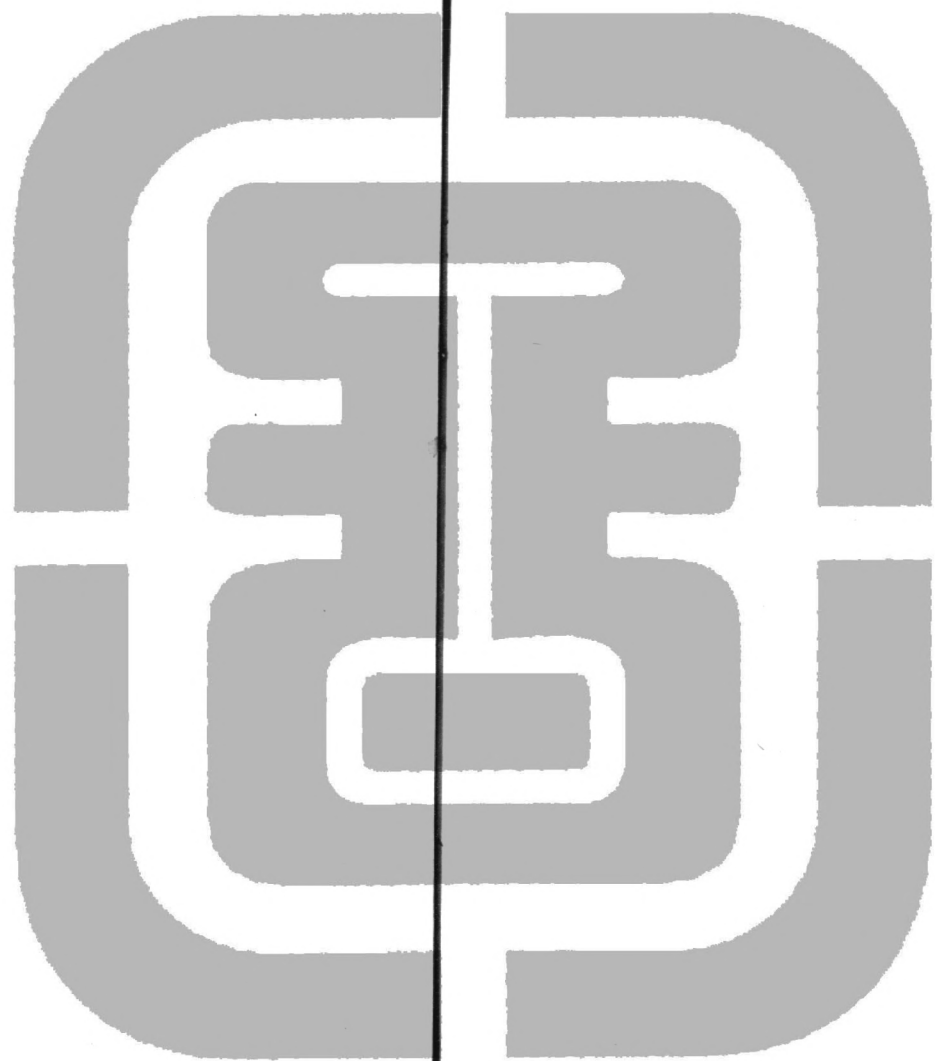
伏讀康熙七年永停圈佔民田之旨我皇上洞悉
畿民困苦不忍更令失業所爲培邦本惠貧黎者真
堯舜愛育之仁也近又見戶部題爲蠹里茂旨等事
一疏奉 旨民間田地久經有旨永停圈佔將部存
地畝分撥時不肖人員借端擾害百姓圈佔糧田以
不堪地畝扭換或地方豪強隱佔存部之田妄指民
間地畝撥給殊爲可惡嗣後著直隸巡撫不時嚴察
如有此等情弊指名題參從重治罪欽此仰見 皇
上如天之德如日之明畿北之民無家不感頌無人

不禱祝萬壽無疆矣臣竊聞民地被圈殆不止宛平縣王毓慧一人而其弊總由于州縣之戶書與里長耳向來圈佔奉 原以部存官地分撥也戶部行文于各州縣亦止開退圈新增開墾三項也某州縣地若干某項地若干戶部所憑者州縣奏銷之冊籍豈敢有悖 明旨孰知戶書里長之弊正在此奏銷冊籍中臣請為 皇上詳陳之夫曰退圈乃滿洲因原撥之地窪下不堪耕種退而別圈或滿洲調旗退而別撥存為官地招民佃種者謂之退圈也如去年莊頭私佔民地後經告理審斷還民之地豈是退圈

乎又加本地光棍將他人地土捏為己業帶來投充後經告理審斷歸民者又豈退圈乎伏察順治十一年清苑縣光棍常繼愚等妄指民地為己業帶來投充擾害百端致令小民含冤地主路斯行等刎頸叩闕後經審明將常繼愚等正法其地斷還于民照舊納賦此更非滿洲退圈者可比也而州縣戶書明知此等地上非係部存乃一槩造入退圈項內戶部據冊而察亦不得不以為退圈矣及至分撥之時戶書里長乃借以嚇詐小民遂志者則免圈不遂志者則濫佔年年如此也夫既圈其地則必除其糧州縣官

學淵堂文集卷之十三
吏則朦混請豁曾經戶部駁察發覺者如雄縣保安州等處豈非明據乎至於以肥換瘠以整易碎如睿旨所諭真洞見萬里矣更可恨者妄圈民地州縣不敢除糧百姓豈肯賠納莊頭亦不敢耕種而戶書里長乃從中調和仍令百姓耕種每畝歲出租錢若干兩倍正供之數里書以一半完糧一半分肥蚩蚩之民但知地雖圈而業未失亦情甘多出幾分租課誰能聲說其弊乎卽欲聲說而州縣官畏已之處分且百法鈐制其口矣凡此等情弊皆自造冊朦混始也臣因感頌 恩綸時加訪問聞之最詳不敢緘默

乞 勅下直隸巡撫通行畿北各屬凡有經告理斷還民間現在徵糧之地不得仍造退圈項下妄圈之地不許仍令本主佃種違者題參重處如此則里書無所施其奸庸吏不致受其蔽而畿北之民永戴皇恩於萬世矣



117

